

# 第一章 表面码数学原理

## 1.1 稳定子码

### 1.1.1 泡利群、稳定子群、编码空间

泡利群(Pauli group)  $\mathcal{P}_n$  为泡利算子  $\langle X, Y, Z \rangle$  的  $n$  次张量积:

$$\mathcal{P}_n = \{\pm 1, \pm i\} \cdot \{\pm I, \pm iI, \pm X, \pm Y, \pm Z\}^{\otimes n}.$$

其满足: 1.  $\mathcal{P}_n$  中的任意两个元素是对易(commute)或反对易(anticommute); 2.  $\mathcal{P}_n$  中的任意元素是厄米(Hermitian)或反厄米的(anti-Hermitian); 3.  $\mathcal{P}_n$  中的任意元素是么正的(unitary)。

稳定子群(stabilizer group)  $\mathcal{S}$  是泡利群的一个阿贝尔子群(abelian subgroup), 即  $\mathcal{S}$  中的任意两个元素是对易的。注意我们定义  $-I \notin \mathcal{S}$ 。

**定义 1 (编码空间)** 编码空间(codespace)  $\mathcal{T}(\mathcal{S})$  是  $\mathcal{S}$  中特征值为 +1 的特征向量构成的空间:

$$\mathcal{T}(\mathcal{S}) = \{|\psi\rangle \mid S|\psi\rangle = |\psi\rangle, \forall S \in \mathcal{S}\}.$$

### 1.1.2 中心化子、正规化子

中心化子(centralizer)  $\mathcal{C}(\mathcal{S})$  是泡利群中与  $\mathcal{S}$  中的所有元素对易的元素构成的子群:

$$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= \{E \in \mathcal{P}_n \mid [E, S] = 0, \forall S \in \mathcal{S}\}.$$

正规化子(normalizer)  $\mathcal{N}(\mathcal{S})$  是泡利群中与  $\mathcal{S}$  中的所有元素通过共轭保持不变的元素构成的子群:

$$\mathcal{N}(\mathcal{S}) = \{E \in \mathcal{P}_n \mid E^\dagger S E \in \mathcal{S}, \forall S \in \mathcal{S}\}.$$

**定理 1** 在泡利群中,  $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= \mathcal{N}(\mathcal{S})$ 。

**证明** 泡利群中任意两个元素是对易或反对易的, 则有

$$E^\dagger S E = \pm E^\dagger E S = \pm S,$$

又  $-I \notin \mathcal{S}$ , 即  $-S \notin \mathcal{S}$ , 有

$$\begin{aligned} E^\dagger S E &= S \\ \Rightarrow S E &= E S. \end{aligned}$$

因此  $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= \mathcal{N}(\mathcal{S})$  得证。 ■

对于任意  $E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- \mathcal{S}$ , 其为一个无法检测的逻辑错误(logical error), 即  $E$  作用在编码空间  $\mathcal{T}(\mathcal{S})$  上的结果仍然在编码空间中, 但是又会改变当前的态。因此可称之为一个逻辑算子(logical operator), 能进行逻辑  $\langle X, Y, Z \rangle$  操作。

**定义 2 (码距)** 泡利算子  $P \in \mathcal{P}_n$  的权  $|P|$  是它产生非平凡作用 (即并非  $I$  算子) 的量子比特的个数。该稳定子码的码距(code distance)定义为  $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- \mathcal{S}$  中元素的最小权的大小。

### 1.1.3 生成元与错误症候

稳定子群  $\mathcal{S}$  的生成元  $\{S_1, S_2, \dots, S_r\}$  被称为校验算子(check operators)。

**定义 3 (错误症候)** 给定一个泡利错误  $E \in \mathcal{P}_n$ , 其症候(syndrome)  $\sigma(E)$  定义如下:

$$\sigma_S(E) = \begin{cases} 0 & \text{if } [S, E] = 0 \text{ (commute)} \\ 1 & \text{if } \{S, E\} = 0 \text{ (anticommute)} \end{cases}$$

$$\sigma(E) = (\sigma_{S_1}(E), \sigma_{S_2}(E), \dots, \sigma_{S_r}(E))$$

### 1.1.4 纠错理论

给定一个错误症候  $\sigma(E)$ , 解码器根据它来选择一个纠错算子  $R \in \mathcal{P}_n$ , 若  $RE \in \mathcal{S}$ , 就有  $RE|\psi\rangle = |\psi\rangle$ , 纠错成功; 若  $RE \in \mathcal{P}_n -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$ , 就有  $RE|\psi\rangle$  不处于  $\mathcal{T}(\mathcal{S})$  编码空间中, 不是一个正确编码, 纠错失败。

**定理 2** 当  $R$  和  $E$  的症候相同时,  $RE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$ 。

**证明** 对于任意一个稳定子  $S \in \mathcal{S}$ , 有

$$RES = R(ES) = (-1)^{\sigma_S(E)} RSE$$

$$SRE = (SR)E = (-1)^{\sigma_S(R)} RSE.$$

由于症候相同, 即  $\sigma_S(E) = \sigma_S(R)$ , 因此

$$(RE)S = S(RE), \forall S \in \mathcal{S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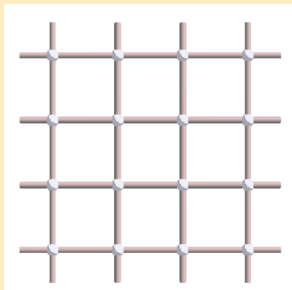
$$\Rightarrow RE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$$

得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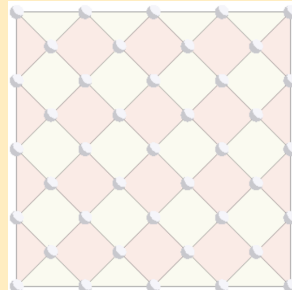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若  $RE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- \mathcal{S}$ , 则发生一个逻辑错误(logical error), 逻辑比特的逻辑态被改变。 ■

## 1.2 表面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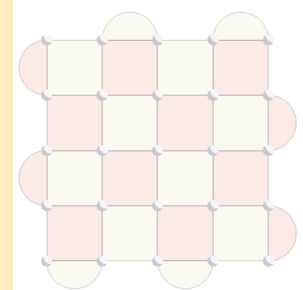
**注记 1** 你可能见过以下几种表面码的图示:



(a)



(b)



(c)

Figure 1: Different surface code representations

实际上三者是一致的, 只是进行了一些旋转以及边和顶点的交换, 我们会在之后展示。这里使用 Figure 1 中的图(a)来介绍表面码的基本概念。

### 1.2.1 表面码的构成

在图(a)当中，我们将 **数据比特放置在每条边** 上；在每个顶点处放置  $Z$  型稳定子，称之为 **顶点稳定子(vertex stabilizers)**；在每个面处放置  $X$  型稳定子，称之为 **面稳定子(plaquette stabilizers)**。在后面的检错与纠错阶段，我们将看到这样定义的好处。

下图是两种稳定子的示意，红色意味着  $X$  型稳定子，其作用在该面的四条边上；蓝色则为  $Z$  型稳定子，作用在顶点相连的四条边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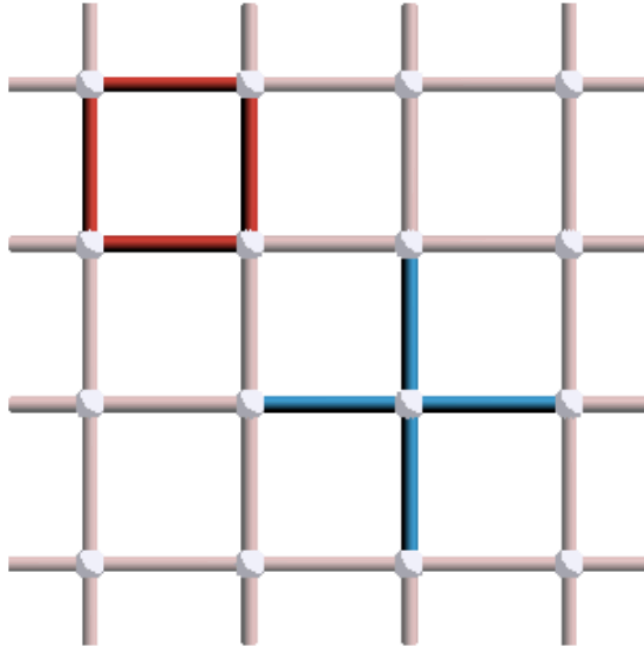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2: Examples of vertex and plaquette stabilizers

接下来分析两种稳定子的具体电路构造。在 Figure 3a 中可以看到  $Z$  型稳定子的实现，在中心会有一个辅助比特(ancilla qubit)用于测量，该投影测量会强迫临近四个数据比特进入该稳定子  $Z_a Z_b Z_c Z_d$  的本征态中，即  $Z_a Z_b Z_c Z_d |\psi\rangle = Z_{abcd} |\psi\rangle$ ,  $Z_{abcd} = \pm 1$ ，显然当辅助比特的测量结果为  $|0\rangle$  时，表征本征值为+1，反之为-1。在 Figure 3b 中可以看到  $X$  型稳定子的类似实现，以将数据比特投影到  $X_a X_b X_c X_d$  的本征态中。

注意到 Figure 3a 中额外施加了一个  $I$  门，这是为了与 Figure 3b 中施加的 Hadamard 门保持同步，减少测量时间不匹配导致的误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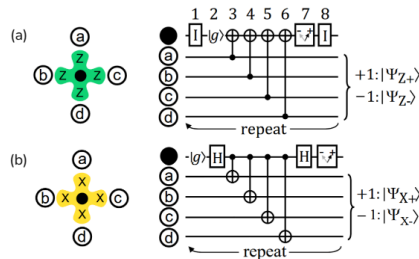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3: X&Z stabilizers quantum circuit construction

根据定义，要构成一个稳定子群，这些稳定子必须相互对易。显然  $X$  型稳定子之间是对易的， $Z$  型稳定子之间也是对易的。而  $X$  型稳定子与  $Z$  型稳定子之间总是有零或两个重合的边。

**定理 3** 在上述表面码结构中， $X$  型稳定子与  $Z$  型稳定子总是对易的。

**证明** 若二者没有重合边，则它们的作用在数据比特上是完全独立的，显然对易；若二者有两个重合边，即测量同样两个数据比特，假设  $a, c$  为重合边，则有

$$\begin{aligned}(X_a X_b X_c X_d)(Z_a Z_e Z_c Z_f) &= (X_a Z_a) \otimes X_b \otimes Z_e \otimes (X_c Z_c) \otimes X_d \otimes Z_f \\ &= -(Z_a X_a) \otimes Z_e \otimes X_b \otimes -(Z_c X_c) \otimes Z_f \otimes X_d \\ &= (Z_a Z_e Z_c Z_f)(X_a X_b X_c X_d).\end{aligned}$$

简单来看， $X_a, Z_a$  与  $X_c, Z_c$  两对反对易算子相互抵消，结果是  $X$  型稳定子与  $Z$  型稳定子相互对易。

■

当然， $X$  型稳定子与  $Z$  型稳定子是完全对称的。在 Figure 4 左可以看到， $X$  型稳定子的组合会构成格(lattice)中的环(loops)；对于  $Z$  型稳定子，我们以每条边的中点为心将每条边旋转  $90^\circ$ （灰色虚线表征旋转后的结果），这样就将面和顶点进行了交换，紫色实线即为三个  $Z$  型稳定子的组合结果，显然与左图结构是一致的。形式上，这被称作在对偶格(dual lattice)中表示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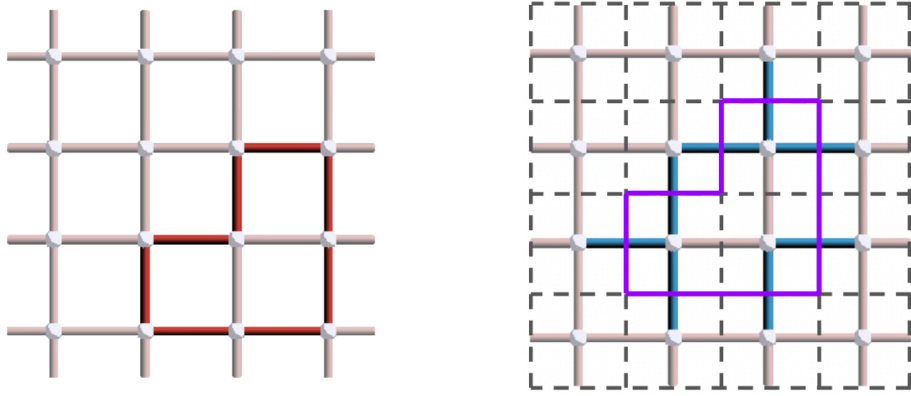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4: Dual Lattice

### 1.2.2 错误检测

往表面码中插入一些泡利  $X$  错误，症候图和相应的错误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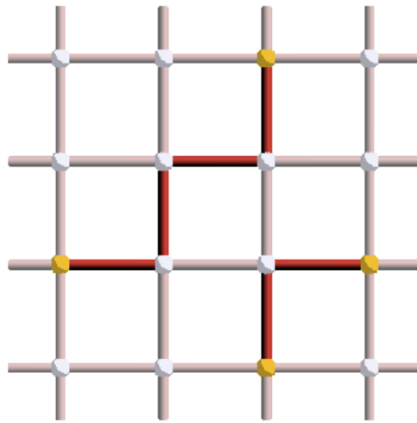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5: Syndrome and  $X$  Error

黄色顶点是与错误反对易的一些  $Z$  型稳定子，他们是错误症候的一部分，依照定义 3，其满足  $\sigma_{S_i}(E) = 1$ ，它们通常被称为 **激励(excitations)** 或者 **缺陷(defects)**。

我们把这些相连的错误称为一条 **错误链(error chain)**。可以发现缺陷通常存在于错误链的端点处，因此当错误链成环时，缺陷消失，此时该错误与所有稳定子对易，即  $E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$ 。

### 1.3 逻辑比特与逻辑算子

我们如果从流形和拓扑的角度来考量表面码，就能发现它其实可以转换成一个环面，这样就能更轻易地判断一个环是平凡的（即  $M \in \mathcal{S}$ ）还是非平凡的（即  $M \in \mathcal{C}(\mathcal{S}) - \mathcal{S}$ ），不过在此不表。

将所有数据比特用一个逻辑态  $|u\rangle_L$  表征，辅助比特的状态  $|v\rangle$  表征症候，整个阵列的量子态即为

$$|\psi\rangle = |u\rangle_L \otimes |v\rangle.$$

比如对于 Figure 4 的左图，如果我们将红色边视作一整条错误链，其成环之后，就相当于三个  $X$  型稳定子的组合，作用在当前的量子态上不改变任何东西。

而对于 Figure 6 左图，可以发现它不能由任何稳定子生成，并且也与所有稳定子对易，作用之后，会翻转逻辑态  $|u\rangle_L$  而不改变稳定子测量结果，其被称为一个 **逻辑  $X$  算子( $X_L$ )**。右图与左图相比只是增加一些  $X$  型稳定子，依然是一个  $X_L$ 。可以发现，联通左右边界或者上下边界的一条链即为一个非平凡的逻辑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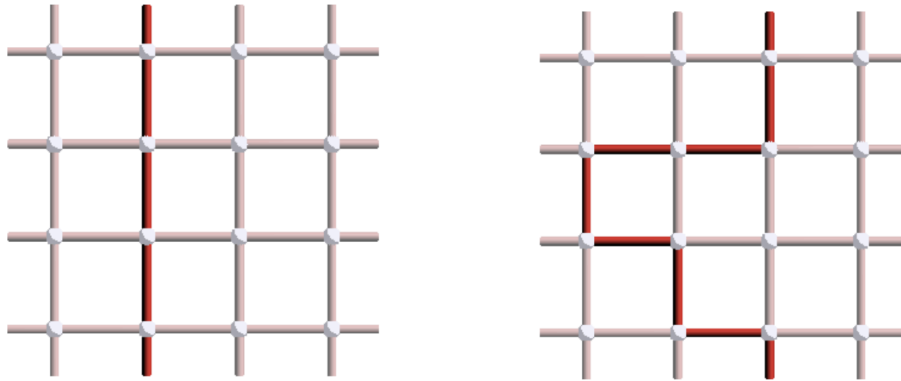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6: Logical  $X$  Operator

可以发现对于图中的表面码，水平和垂直分别有两个逻辑算子  $X_{1L}, Z_{1L}$  和  $X_{2L}, Z_{2L}$ ，因此可以编码 2 个逻辑比特；又根据定义 2 可知该表面码的码距为 4（因为上下联通，左右联通）。

### 1.4 具有开放边界的表面码

考虑以下版本的表面码 Figure 7，其中顶部和底部边界上的  $Z$  型稳定子以及左侧和右侧边界上的  $X$  稳定子现在仅作用在三个数据比特上。

我们将上下边界称为平滑边界(smooth boundaries)，将左右边界称为粗糙边界(rough boundaries)。可以看出，该表面码的码距为 5；水平方向仅有一个逻辑  $X$  算子  $X_L$ ，垂直方向仅有一个逻辑  $Z$  算子  $Z_L$ ，因此可以编码 1 个逻辑比特。此时  $X_L$  必须连接粗糙边界，而  $Z_L$  必须连接平滑边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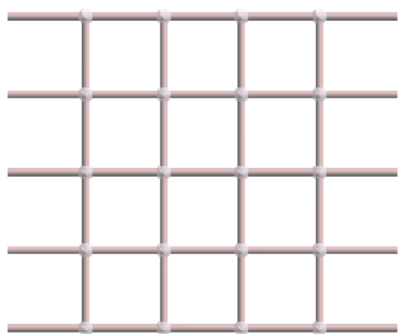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7: Surface Code with Open Boundaries

## 第二章 表面码解码

根据前文纠错理论，稳定子测量后给出一个错误症候  $\sigma(E)$ ，解码器需要根据该症候来选择一个纠错算子  $R$ ，使得  $RE \in \mathcal{S}$ 。

假设观察到症候如下 Figure 8，并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纠错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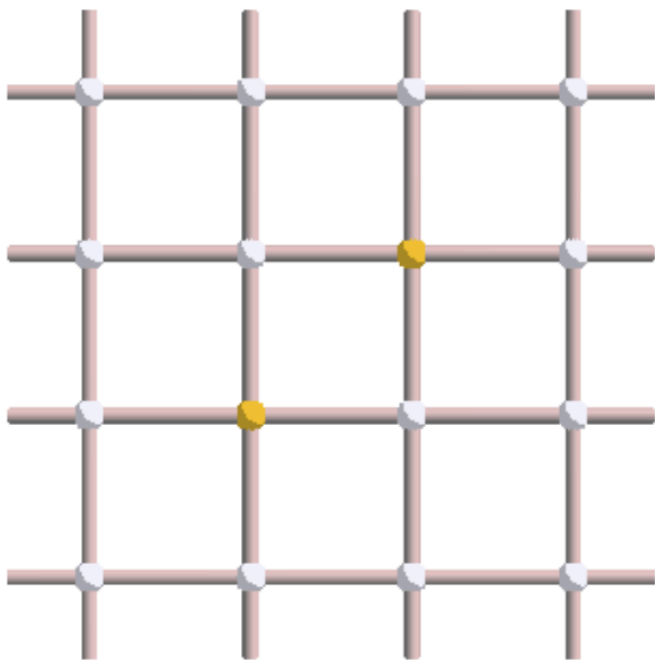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8: A Syndrome Example

产生这种症候的错误链可能有很多种，比如以下三张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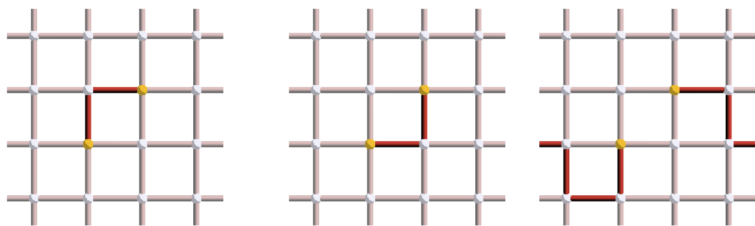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9: Possible Errors

假设真实错误是第一张图，而我们选择纠错算子为第二张图，作用结果相当于一个稳定子，纠错成功。但如果选择第三张图做纠错，作用结果如 Figure 10，黄色边代表纠错算子。显然这是一个逻辑  $X$  算子，纠错失败，将产生一个逻辑错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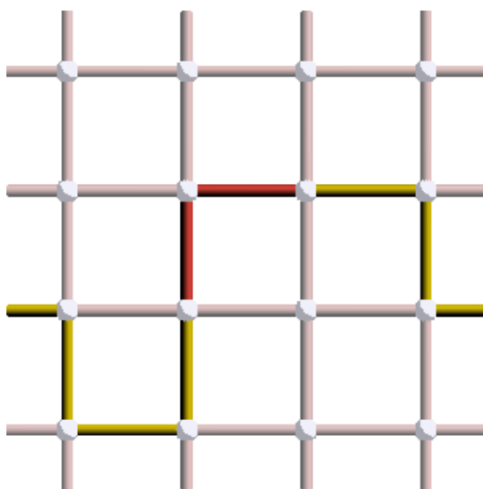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0: Failed Correction

因此解码就是找到概率最高的错误，其等价于找到符合症候的最小错误（错误链越短，发生概率越高）。对于表面码，这相当于将缺陷与最小权重链进行匹配，这完全等同于解决 **最小权重完美匹配**(*minimum-weight perfect matching, MWPM*) 问题。

## 2.1 MWPM 解码器

可以把解码过程分解为两个部分：

1. 使用 *Local Dijkstra* 算法找到连接各个缺陷的最短路径，构建完全图。
2. 使用 *Blossom* 算法或者其他更优化版本得到一组完美匹配，根据第一部分获得相应错误链构建纠错算子。

例如考虑以下解码问题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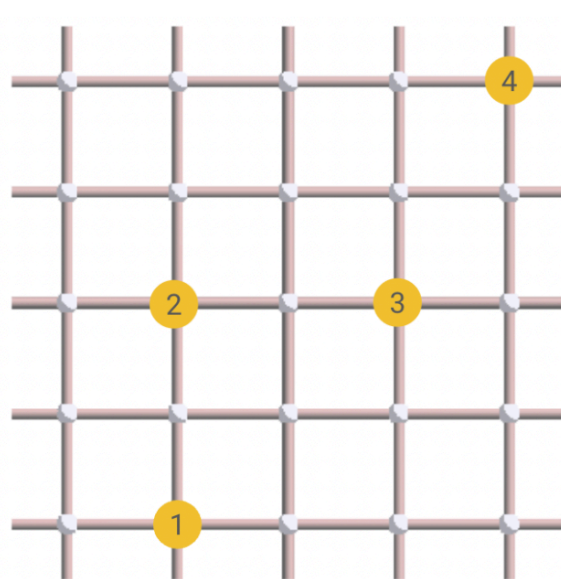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1: Decode Example

假设噪声独立同分布，即每条边发生错误的概率相同，则两个缺陷之间的边的权重可以由二者的曼哈顿距离表征，如 Figure 12 左图所示，构建完全图并枚举所有可能的匹配以找到最小匹配。右图为对应的错误链或者纠错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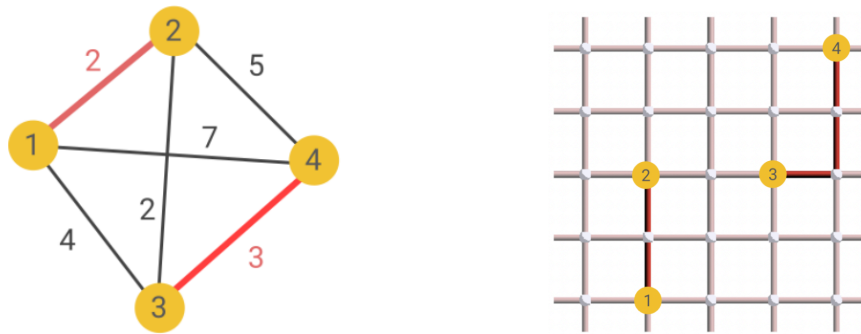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2: Minimum-Weight Matching

另外，如果数据比特发生错误的概率并不相同，例如发生  $X$  error 的概率为  $p_i$ ，则在图中相应边的权重应写为  $w_i = \log\left(\frac{1-p_i}{p_i}\right)^1$ 。

## 2.2 旋转表面码

从解码过程可以发现，将数据比特放置在边上，而将稳定子放置在顶点和面上，非常方便将缺陷连接为完全图来做解码。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开始提及的，关于表面码的其他两种图示。

对于 Figure 13 左图，数据比特位于顶点，稳定子位于面上，这种表示被称为校正晶格(rectified lattice)。从右图可以看出二者等价。这种表示方法的优点之一是，表面码排列更为紧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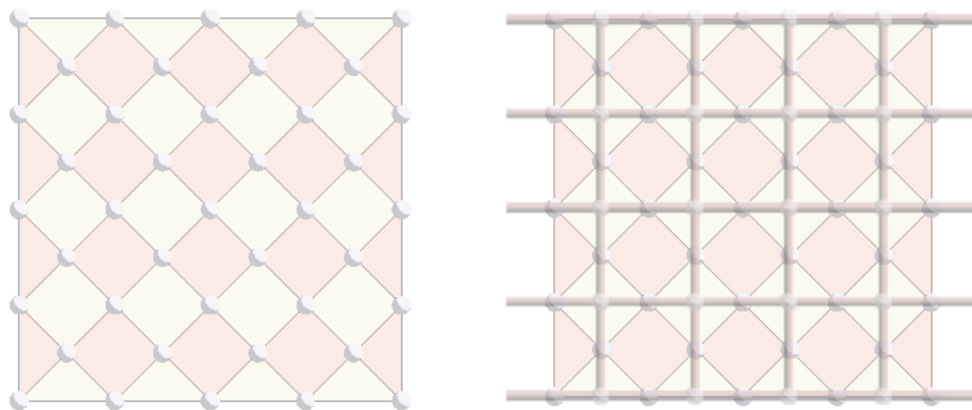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3: Rectified Lattice

取其中心部分并添加一些边界稳定子，就能得到第三种表示如 Figure 14，称为旋转表面码(rotated surface code)。

<sup>1</sup>Dennis, Eric, Alexei Kitaev, Andrew Landahl, and John Preskill. 'Topological Quantum Memory', 24 October 2001. <https://doi.org/10.1063/1.1499754>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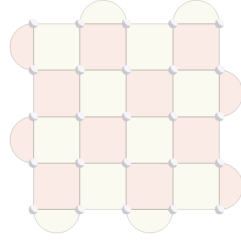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4: Rotated Surface Code

## 2.3 逻辑错误率的统计模型

**定义 4（阈值）** 表面码的 **阈值(threshold)** 是其物理错误率的一个临界点。当超过该阈值时，逻辑错误率随着码距增加而增大；否则，码距增加能够降低逻辑错误率，以实现容错量子计算。

首先需要注意的是，表面码没有单一的阈值：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使用的噪声通道和解码器。

通常分为三类噪声模型：

1. **代码容量模型(code-capacity model)**，其中代码的所有物理量子位都可能出现错误，但测量被认为是准确的。
2. **现象学噪声模型(phenomenological noise model)**，每个稳定子测量存在固定的失败概率。
3. **电路级噪声模型(circuit-level noise model)**，其中考虑了表面码的初始化和症候提取过程的电路，并假设每个量子门之后存在一定的错误概率。

代码容量模型的对应阈值是最容易估计的，并且可以用来粗略地了解给定表面码或解码器的性能。

当得到阈值后，也可以估计相应的逻辑错误率。

**定理 4** 对于使用 MWPM 解码器，码距为  $d$  的表面码，其逻辑错误率近似为

$$P_L \propto \left( \frac{p}{p_{\text{thr}}} \right)^{d_e},$$

其中  $p_{\text{thr}}$  为阈值， $d_e = \lceil \frac{d}{2} \rceil$ 。

**证明** 考虑 Figure 15 中的症候，其最可能与次可能错误链如图左与图右所示，若实际发生的错误是右图，使用 MWPM 解码器总会给出如图左的纠错算子，此时发生逻辑错误。该错误链的链长就为  $d_e$ 。

当然可能对更长的错误链发生错误识别，由于发生概率与链长成指数关系，因此是小量可以暂不考虑。

则将求出该类型错误链的发生概率即可得到逻辑错误率

$$P_L \propto d \cdot C_d^{d_e} \cdot p^{d_e} = d \cdot \frac{d!}{(d - d_e)! \cdot d_e!} \cdot p^{d_e}.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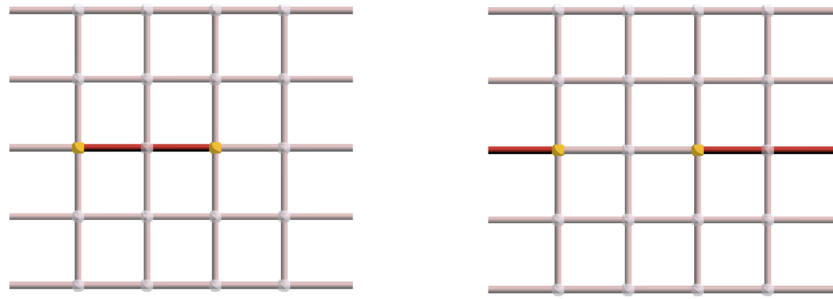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5: Logical Error Model

